扶桑通史

九

和書門 類
二七九九五 號
八七 函
二三 架
二 冊

内閣文庫
和書 類
二七九九五 號
二三 冊
一五 2 函
七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7995
冊數	23	(9)
函號	150	30

九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最上伊達傳第十一　卷三十六

最上義光斯波家兼後也家兼長子直盛延文中為鎮守府將軍治于奥之大崎次子兼頼為陸奥出羽按察使治于羽之最上而圖從南朝者二子死子孫失職隷二州于鎌倉府已而入奥滅大崎直盛後遂絶兼頼之後義光併旁縣邑最上氏復強其姊之夫居白鳥悪從義光〻〻佯病將死欲托孤于姊〻〻之夫信之來視其病義光刺殺之盡滅其家是時尾君定大將軍威震天下義光遣使者賀駿馬神祖語尾君曰最上者斯波兼頼後君賢国大善遇之以属東方

明治十四年購求

小田原之役使人迎諸佐川請秀吉如前義元曰公
之義没世不忘使次子家親從九戸軍于神祖遂留
事左右是時秀吉養子秀次過山形義光奉其女為
小妻迨秀次見誅盡戮妻妾二十餘人義光以女故
待罪于邸久之廼解是以慚愧怨秀吉伏見地震諸
侯咸請秀吉義光特請神祖曰人心不可測因此作
變或有之君請勿出持兵侍便坐達旦而去會津侯
聞神祖欲伐之使〻来合從少子善忠勸義光廣之
義光不可以鮭延越前謀佯許之緩其師神祖乃令
義光部秋田南部津輕角館六郷及本堂茂親亦尾
升二郎瀧沢刑部打越光隆仁賀保挙誠岩尾右兵
十一將攻米沢其衆集山形聞三成反神祖南還咸
解散去義光不能制初義光適子曰修理大夫義康
次曰家親仕神祖次曰清水義成次曰上山兵部次
曰大山内膳次曰楯岡甲斐最小子曰山野邉義忠
三成知義光險忌嗜殺欲乱山形厚結罷臣厚八左
里見権兵使言曰世子見公老而不傳仁大望曰公
欲立家親而取内府予不能事之自刎而從父之心
公知之耶義光怒立誅義康驗之得以不能事父為
憂之事乃繫二子于獄搜其室有秀頼書許義成與

羽之半腸二子圖義康義光乃誅義成及原里見從
是兄弟國人不眠義光〻〻怨三成浹胥迫諸将解
歸欲出兵于越美之間親當三成大臣固争為不可
又神祖以越三侯属于義光令會津兵南出襲焼米
澤義光乃止不行會津侯乗為義光所欺遣兵伐山
形仙臺救之与壁于長谷堂之下未大戦聞三成敗
而去義光追撃敗之乗勢取庄内天下已定以戸沢
六郷本堂等前不告義光解歸從之常州以三将之
地及江州万石与義光為六十万石明年率兵収會
津部所属暦須田會津盡平慶長十六年從神祖如

京十八年城皇宮還有病自以為不起趣朝二都待
之甚篤歸歲餘卒家親之始仕也神祖曰大国公子
也元服為駿河守愛之等諸子琉球使者至使家親
行奏者事於是代父為山形侯至攻阪召為畱守比
上還未曽出城元和三年俄病卒子義俊幼代立闔
藩侯邸盡出其人八年家監松根備前詣闕告先侯
家親如弟楯岡甲斐食肉而死臣等馳至即已焼其
死臣意家親無病至大故冝盡召親近之臣視所病
而解臣民之惑而還燔其死匿所以致死臣因召問
其死時在側女使女使曰斑黒臭不可言臣以是知

其中毒而臣力不能得賊義俊立六年山野邉義忠以季父之尊專斷于國大臣鮭延越前等弱義俊圖廢之而立義忠矣義俊處累卵之危而臣力不能除害願上誅姦臣以安最上氏唯上哀察焉上下吏治女辞不甚堅備前坐搆偽詐欲陥害人執還柳川上憂山形不和遣江都尹守利田盛會群臣于邸諭以上之命一心輔主鮭延越前曰義俊愚不任君国臣等請免義俊立義忠從君為輕社稷為重之義守利田盛作色曰義俊君也義忠臣也上命群臣一心輔主君等不從明命圖棄君佐臣逆無道義忠越前謝

曰臣等不達此然後如備前者復妄上書臣等逃死無處何遑圖國請從是去矣守利等乃訪衆〻以死奉君然義忠越前竟不肯畱事君守利等還報上曰臣不畏君〻無令衆國不可為廢義俊食大森万石俟臣議封義忠越前等大臣分處諸侯之國於是山形国除義俊長無成立之志不得復封成病卒义之上不命嗣家監恐最上氏絶請邑之半立其孤上許之今茲寛永八年也上後赦義忠還自岡山仕水戸威公卒欲死送喪義公不許与其子義春万石世〻為水戸卿

伊達政宗藤魚名後也文治中有侍中朝宗者食邑于伊達因為氏子孫作微作熾至鎌倉衰与大崎最上會津共為強国横行奥羽之間父輝宗尤善使衆挙米澤之兵南侵會津二本松城主畠山義継詐降輝宗〻〻忧留之飲酒酣起為壽挾輝宗出左右持兵従之恐傷其君不敢撃行數十里見政宗猟于野輝宗呼曰莫使我受辱于賊与賊死我無恨政宗乃砲射義継輝宗亦中之死政宗乃進兵圍二本松是時芦名盛重佐竹義宣弟也不信芦名氏之旧臣而委政于常人将士怨怒不能拒政宗二本松竟敗政宗又誘猪苗代盛国自猪苗代直突會津盛重不知所為従二騎奔于常盡降會津二十一城使〻結好小田原今年秀吉攻小田原政宗道越後造秀吉之軍初秀吉平九州下令奥羽勿擅攻撃迨取會津令之与隣国解怨朝京師神祖又召之不可於是秀吉責以不用命滅會津政宗負緤具詣軍門膝行而前曰二本松臣不戴天之讎也盛重每助二本松伐臣〻是以入會津盛重不能守亡帰其兄滅會津非臣之罪従是最上大崎相馬嫉臣之功欲破臣是以不得往朝臣有大罪不敢逃誅唯公命之秀吉適命小

臣事顧政宗笑曰君雖已報於君足矣早歸米沢勿得罪天下使吏趣政宗歸秀吉平小田原遂欲攻政宗〻〻至那須獻會津地圖秀吉驅入會津与會津蒲生氏郷大崎木村重滋〻〻驕貴失民之和相聚作叛大者數千人小者數百人日夜剽掠無止氏郷興兵救之政宗稱痛不進氏郷以為政宗通使于賊使〻者長政責状政宗乃以伊達成実質于氏郷秀吉誅重滋召政宗神祖乃使榊原康政以政宗如京師為言得事觧賜羽柴氏拜侍從越前守九戸反攻抜岩崎佐沼秀吉以為岩手澤數經兵燹廬舎燒林

木伐民人残使神祖徙政宗于岩手澤食五十萬石以米沢与氏郷名古屋之役江戸兵与加兵爭水氏郷幸長秀元如神祖所政宗為平之加賀徳山則秀子政宗伐大敗之有司曰政宗事秀次甚密出則連騎居則共食重受金帛之賜疑知其謀又有上変告反者秀吉笑曰秀次我子也事之固當政宗義光人多疾之故被告不治政宗乃以子秀宗仕秀頼秀吉薨大老奉行以政宗許婚忠輝欲誅定約者今井宗薫神祖聞之曰我必為之報其仇有司乃止會津事

起令政宗自信夫進政宗曰會津与敵邑疆壌界請先歸脩之神祖熟視笑曰子非脩人者欲侵人之地耳政宗曰不因此時一縣不可得歸至仙臺知白石城主甘糟清長如會津葬妻襲取之又伐福島戰于松川之上會使者至收兵不戰既赦山形移兵攻福島逢景勝而還明年攻福島渉逢隈而反又明年城仙臺居爲初神祖許增地至誅三成封之播不受南部氏作亂利直疑政宗助賊請使者巡軍政宗知潛遣白石宗亟有此二事仍与前所攻得白石不增封政宗遺書秀康曰病創不能手書遇諸塗自馬上揖之曰未愈秀康曰是人見太閤〻〻惡其変詐以杖擬其首是人陽懼恐羞事之終克移大閤之意今復欲以創媚于上〻豈不知我慶長十一年遊其第与龍崎德祖亦遊其第以築天主賜松平氏仍城皇宮与高田秀賴欲觀政宗之意使其所善阪東和久宗友語曰子有罷為我明言我無罪政宗辞不能告吏捕之于道甲寅至阪軍罷諸矦留徒役平城隍政宗特身躬督役待德祖去明年擊大破阪之兵進圍阪将森勝永大野治房于誉田大野治長渡邉糺直田幸村等潰圍拔二将政宗将景綱追敗幸村等斬首

万餘級政宗在軍斬過陳者登首級曾使人盗刈屋矦馬刈屋矦謀報之適政宗来計事矦捽牽者頭取其馬政宗黙然還聞神祖病疾馳如駿府神祖悦從是築正東門及櫻田石壁浚隍池再從朝京師自参議拜中納言賜江州五千石後朝江都逢大宗使鷹于野左右無人為不見行朝見已畢請問曰人主不可不自重田野之詆安知玉體率然有侵凌何面目復臨朝廷是年政宗病上再往見竟不起長子秀宗以曽事夙不立〻次子侍從忠宗〻〻弟宗勝為一關矦好詭秘之計悪居人下厚善侍中久世廣之為

子宗考娶大老女日〻候望權貴之門明暦哭忠宗孫色兵品川千住備非常万治元年如国被雷撃卒孫綱宗立綱宗無行從奴雷神荒浪如北里嗇争路為人所困二奴力闘免之市中或燂湯使洗足与之袋而行視之千金香木也贖妓金之重与妓身等而妓不肯從延綱宗左手繞髮右手抜刀斬其腰斷之二奴亦多陥害人宗勝於是欲廢矦而代之原田直則世秉国政利宗勝之賂与謀傾矦益薦無頼子弟道其嗜慾傾府庫供給万治三年命浚神田川七月宗勝直則告仙臺朝廷以矦之不道諷使傳国于世子

不從国危片倉景長投書于地曰使公如此是誰之為伊達宗重曰譬如長流不可反願勿復言諸大夫等共立二歳児名綱基為仙臺矦從綱宗于品川邸上乃令宗勝与田村宗良視国事宗良綱宗弟封岩沼奉田村氏之祀懦不能断獨任宗勝於是易置左右近侍稍除不附己者始置監察、重臣所為不得有所私議里見十左非之遺書論其不可適里見死許置後白川主殿娶伊達宗雪妹生子而死其子又号曰主殿松前重光少勇而可任事宗雪深以幼矦為憂奉妹為保母挙重光置左右宗勝欲祛二人募死士刺宗雪不克欲悪諸大夫取宗雪邑与式部宗雪不爭寛文十一年宗勝舎人得罪恐誅盗宗勝与直則陰謀之書奔仙臺諸大夫欲上書言之宗雪曰大吏多助宗勝訴而不克無継者宗雪老矣死固不足惜請先試之懐書如江都執政聴其獄鞫罪直則ヽヽ出罵宗雪老不死妄言国事斬殺宗雪傷承奉柴田朝意蜂屋六左進欲入前處江都尹守政執撿鎩殺直則知政事重矩親与朝意等薬歸至邸死於是因宗勝于土佐宗考于小倉滅原田氏盡誅其黨命柳川矦字和矦視仙臺国事慝宗時以水沢封弟

村和後村和從者擠親衛郎陥溝詰綱基求与村和
死綱基廃村知斬從者二人謝之初綱基悦浮屠鐵
牛之言廃田獵縱有罪政不挙夫人父稲葉正則憂
之因幸臣見僧大寶綱基愛之甚於鐵牛慘刻好殺
伐嘗一日殺二千餘頭鹿宗雪子宗重白逐大宝黜
見之者人以矣為無常元禄十六年矣老立公族吉
村是時国大匱事々必仰賈竪而後成待賈竪如賓
客大射獵飽其意吉村挙石川理兵于府史委之国
計理兵召賈竪責曰我将償再々有徳色何悉罷奉
賈竪季年債盡倉有餘穀然不能終從其策至嗣矣

時欲大糴米人或止之曰仙臺以米為冨盡糴之如
何矣不可其年穀不登仰穀于遠方理兵之所積皆
盡徳宗時吉村老子宗村立宗村前尚紀伊主仙臺
爵位等薩列矣不敢望

初政宗廣地至三春田村麻呂後有大膳大夫清顕
者納女生忠宗清顕無子立從子宗顕秀吉入奥州
以三春属會津田村氏絶嗣忠宗立其母對之常泣
綱基立群臣言立叔父宗良為田村氏封岩沼矣与
宗勝同決国事時郎中多性宗勝以卜者之言堀地
於便坐下得偶人及祝書曰某々願殺矣立白川主

殿宗勝曰是保母欲為此代以其子重光黨保母同祝詛于君宗良曰不然果保母為此當祈名神孰埋便坐下速其禍一也二人匿名一人著名二也異姓不得立雖児女子知之三也以宗良覩之有設此事誣保母者卜者宜知使人執卜者直則止之曰卜者雖卑隷祠曹不可擅捕又重光斬姦人于床下保母発魚中置毒宗勝立斬侍醫不問誰教之宗良見此數事稱病不出既宗勝執于土佐朝廷責宗良身監国事知宗勝有邪謀不正之使至大姦得朝待罪後徙侯一関子建顕憲宗時以好学給事于中歳餘遷

奏者使攝津山建顕卒族人誠顕立誠顕卒立宇和侯村昭弟村顕

宇和侯秀宗自少仕阪浮田秀家以秀宗父政宗首伐會津執秀宗欲戮之會秀家等破辞歸仙臺然恐人之疑之不嗣神祖鑒之甲寅從父在軍中封宇和嶋十万石明年如宇和島鎮四州慶安中病久不朝知上欲起石城將致徒役上以前數助興作不受請歸国養病以無例又不許遂乞骸骨立孫宗利割吉田三万石封次子宗純々々父愛之驕蹇不悦事兄之子自附仙臺侯与之爭境界彦根侯居間和解然

不肯往見宗利明暦炎命造内城無子讓仙臺侯綱
基弟宗贇〻〻增賦復為十万石興作文廟宗贇卒
子村昭立村昭卒子村侯立村侯好学決潤与仙臺
侯争嫡庶之礼
吉田侯宗純子曰宗義卒族人村豊立見今為侯
史臣曰最上仙臺賀首之仇也然當合軍長谷堂戮
力却大敵者以有脣齒之形也予聞政宗怨其舅義
光欲易己于母弟五郎而殺五郎二侯之行概此類
也自父子昆弟君臣上下知權不知義宜乎後世有
簒奪之禍其存之与不存有幸不幸于時也

京極細川傳第十二　卷三十七

京極高次者佐〻木成頼後也氏信者居京極号為
京極氏於是佐〻木氏之別尤多為天下彊族高詮
者於足利氏時与山名一色赤松為四職貴顕久之
六角氏盛京極氏衰六角氏者佐〻木氏之宗也高
次父長門守高吉為其將浅井久政所削弱僅保妻
子于一城之中尾君亡久政秀吉以為非京極氏無
靖国人尾君從之復高吉二子高次高知封高次八
幡山三万石後以黨明智光秀奪邑從秀吉居秀吉
取其姊為妾有寵以滅夫人妹妻高次高次母本亦

澱夫人姑也慶長初封大津六万石拜參議諸侯無敢与抗礼秀吉薨多圖神祖者事日急高次欲迎神祖共守大津神祖不適至伐會津過見諸宿将曰多賢大夫雖有変我不憂子矣石田三成自沢山入大阪作乱求質子于高次不得欲殺高次大谷吉継曰為少主起兵而誅其親衆恐不從呂朽木元綱曰參議貴戚也不出質子示諸侯當事之急臣等不能事參議高次聞之曰三成侘倖少主以圖竊權事濟之日非豊臣氏之福且内府厚于我不可背也我必死諸宿将謀曰諸侯咸從我衆亦足當之公之死固

無益内府不若先与之而後謀淀夫人在縱令怒我亦不害公子強遣忠高三成悦造大津安養寺経世曰此乱三成本謀也今幸来此捕而誅之諸侯自定是安天下之功在我公万世一時不可失也諸校尉或不可而止於是吉継等推高次為将出于敦賀欲平越前聞兵至岐阜引軍如大垣高次以為神祖至歸大津塞逢阪毛利元康攻之柳川侯自三井寺臨射樓堞盡碎元康使高野僧與山出高次亦會淀夫人使至高次度不可恃許夫人使是日三成敗高次憖如高野神祖曰參議要三万兵不得至関原是其

功過于三万兵封為若狹矦慶長十四年高次卒子
忠高立十九年攻阪神祖欲毀外城居淀夫人于江
都而罷兵阪為將士請地神祖不聽召忠高毋常高
指示地道曰不久城壞煩夫人救我孫為我見秀頼
罷兵常高乃見澱夫人不可神祖曰大閤甍執我手
託孤是以妻孫而視猶子夫人強亦行隊城若遷天
下之兵可罷將士一無所問使阿茶与共往議猶与
未決會片桐且元知秀頼詣廟及淀夫人之寢以砲
射之侍者五六人立死夫人大恐集諸將謀之後藤
政次曰織田君之部竹牌日前至今不聞刧之夫將
有貳心而外無援雖金湯不足恃也鉛鐵有數積聚
終罄未覩其利上春秋方高一旦損館舍諸矦必携
於時挙兵若可濟矣罷兵便真田幸村曰諸將不足
共謀資糧雖匱非歲月所能須令奉天下之兵攻之
三月不克士卒疲労而糧食不繼必有内叛者是兵
家用勝之時也可勝之機而不能決可乗之時而不
能待苟罷兵而圖安目前一旦衆散歸本郷土雖後
挙事孰為効死本多正純遺治長〻益書曰舅甥相
仇非国所願今日之事約定而和不成用事者竊意
二君非二君之福也治長〻益是以然政次之言夫

人亦曰奕不悍遠出秀頼不欲曰政次之策者且元
之所建也公等何非且元而是政次事之至此復無
可為者涕涔〻下不止治長等伏不能言然夫人幼
秀頼不用其言許毀城而和明年軍盡罷将士相聚
復欲為乱或謀襲京師摂河饑民将相食淀夫人使
常高等駿府請羅神祖以共至名護屋呂之語曰淀
夫人日夜望君等歸宜先適延京師相驚以阪兵不
至京師其事不可知至京師又見常高等曰摂河散
亡粗盡其居者亦咸不能自存當今之務在散兵招
農而招亡命糜所乏之粟起城郭使無死之民天下

且懼且疑上書請伐者日十數我莫若之何為阪計
徙郡山而安天下之心就積粟而救百姓之急我将
復城輯民而後復其舊常高等屢往反而阪竟不聽
忠高〻知攻入備前島阪亡寛永中与忠高敦賀及
千金拜右少将于京師堀尾氏絶移封雲隠二十四
万石明年与石州銀山居二年卒忠高有孽子卑不
子之無嗣朝廷立弟之子高和為之後封舘野六万
石執政直孝曰鳥居氏京極氏共以守城之功封二
十四万石鳥居氏絶命其後三万石今封高和六万
石恐内諸矦因此鈌望知政事忠勝曰不然高次名

家也先朝時享六万石若封若從雲以勲親故也元
忠之邑三万石至子忠政增封剪草墾土自增其賦
開国既異爵位亦卑不比京極氏遠甚内諸矦以此
不缺望高和後從丸亀卒子高豊憲宗時将高田矦
徃松山高豊卒子高或立高或以墾田万石封弟高
澄敷作役佐縣官子高定徳宗時築荒川星川之隄
通荒川古道求奏者不得
田邉矦高和者高次弟也秀吉時同兄為矦封高遠
三万石偶妻父毛利秀頼無男子臨終乞与邑高知
秀吉許之因食飯田八万石拜侍從賜羽柴氏慶長

五年自小山還援岐阜擊大谷吉継于関原有告兄
高次為敵所害者馳至高濱會城已陥望其烟而止
神祖誅三成封高知為田邉矦甲寅為軍鋒出和州
明年自牧方攻阪斬首三百後為子高廣求諸大夫
上曰彼雖請之拜之必恨拜為侍從元和末高知卒
高廣立移宮津以田邉与弟高三峯山与高通承應
中高廣失明致仕居京師子高国代立高国節儉礼
士盡改父之法至国益富以為天下無已若老臣無
敢復言軽抗政侮鄰国疎親姻内外怨誹大傅正之
知高三子高直与之爭地欲平之執政直孝曰高国

愎不從君之言正之曰不從我与君遣一騎将伐之
高国聞之乃平奉其父足養從者其餘雖求之不遺
高廣悪高国矜私智不聞諫者之言不義亡道与書
言之高国不一報又無悛高廣憂慼為病怨々不知
所為寛文六年上書曰臣高国動作不軌好逞私忿
不孝于親不愛于弟絶宗族不通専聚財賄不知愧
悪厚歛苦百姓以法籍没富賈城中積布帛金粟恃
發賞婦人女子舊臣遺老見其饑寒不救軍国械用
雖朽蠹不造臣与書數不一報甚無道上以為高国
無道高廣不慈擯高国徙南部高廣徙小濱高頼從

上野高頼高国子也時奏者尼崎矦使収宮津家丞
不肯去曰寡君無命衆曰家丞君在不諫今要其下
使死我安能戦或曰棄城廃命拒使危君不若出城
救君之難自殺行己之義衆從之適高廣書至乃止
高廣死上還高頼江都高頼不欲仕如鎌倉憲宗時
為大行人
田邉矦高三至孫高盛嚴宗賜二千金從豊岡既病
譲弟高任々々生高栄々々生高寛々々徳宗時卒
以幼国除賜弟高永字長甫万五千石
初朽木宣綱娶高知之妹生高通高知未生子乞養

之迄生高廣等分万石封為峯山矦曽孫高之徳宗
時卒以内藤或信子高長為後
細川忠興者嗣細川輝経父藤孝亦養岸曲細川元
常盖大将軍義晴子云生聡敏多智為侍従兵部大
輔大将軍義輝為松永久秀所弑藤孝竊其弟義昭
如越知越不足用適見尾君説使迎義昭尾君竟納
義昭于室町立為大将軍然義昭見尾君日恣不能
如初復怒藤孝言直不之見藤孝子忠興〻元事尾
前有軍功於是藤孝恐見誅亡歸尾君攻淀有功食
邑長岡南定紀州從秀吉如中国尾君封之田邉謂

忠興曰我意以此封子是時忠興之罷過于其父忠
興妻者明智光秀女也光秀弑尾君也謂妻逆家子
出之攻光秀所置丹波二城從秀吉誅光秀〻吉復
謂忠興復明智氏小牧之戦藤孝已老忠興蒲生氏
郷守二童隍軍罷参兵隨之忠興殿而撃刧参兵後
伐相攻入外城既壊相封忠興會津〻〻苦寒之郷
臣父老且病恐不能堪然為天下擇臣〻不敢避若
賞微功臣請勿從秀吉聽之既伐朝鮮賜羽柴氏左
少将秀吉薨三成長盛謀曰内府亜相受遺命輔少
主天下之事皆決平我輩共命不遑不及預事二公

若有釁可得志也佯為不相善使長盛事利家々々將享神祖長盛尼之曰亜相不可量又謂利家內府信流言稱病不来不可無悔請之必許因又陰以苦言止其行利家大怒欲歸加州忠興之子忠隆利長之婿也聞之諫曰公以遺命輔少子一旦挾私憤靡公義猶何面目南面稱孤哉利家乃止三成已不得事神祖欲附利家傾神祖忠興又諫而曰公何見事之晩此輩非為公也惟非公無抗內府者故因公謀內府事濟權歸于彼而公無益矣不濟禍歸于公而彼無与為假去內府公百歳之後臣必見嗣矦受制于彼輩為前田氏計不若固交內府而塞姦邪之路也彼亦与孰謀前田氏利家乃蹶然強病如伏見忠興及加藤清正淺野幸長徒行夾輿神祖亦如阪報利家前是利長惑于三成之言使忠興解怨与之交善忠興詳許之長束正家曰內府兵不過二千焚之必勝告忠興々々曰不然君見其利不見其難我発火箭敵內府背郎決死孰當之者又問見神祖曰將軍何不早從亜相之計近仇讎而遠腹心緩急無所便神祖曰善從向嶋大老列矦相率賀遷天下愈畏其威初秀吉誅秀次吏得忠興貸金事其有券者概

得罪神祖為忠興償之契其募忠興泣曰公活我内
我何時能謝但公陳我可少有執是以大老奉行之
謀皆得聞至与利家平除〻知而悪之是時三成差
次朝鮮功罪小西行長寺澤廣高誣清正長政勝茂
高敬逗撓咸怨曰是三成所為也上書申明蔚山之
捷清正幸長功第一監軍七人其五人歸功于秀家
行長高敬重信二人爭之不得清正等言三成罪監
軍又不得清正長政幸長正則嘉明至鎮忠興相集
欲伐三成請之神祖止之曰三成無反狀之罪以私
怨誅之何以觀天下三成望神祖助七矦亡如阪七
矦亦如阪告利家會其卒三成復帰身神祖〻〻召
七矦曰三成尊貴軽視人令為公等走匿窘甚於公
等足矣公等不宜殺尊貴之臣而快私忿公等不釋
我与三成同死七矦黙退然未肯解散神祖廼使中
老免三成奉行歸国三成歸国恐途中有変使秀康
送之至大津而反於是遣忠興等歸国休息奉行長
盛譖忠興助利長反又利家前欲取淀夫人以假父
奪将軍之柄神祖見其起第極盛而信之忠興聞之
如伏見明利長実不反其父亦無背公之意慶長五
年閏忠興與貪与杵築六万石三成黨益讒忠興之東

子忠隆為藤孝死居田邊天下之事不可測不欲行
藤孝强遣而其婦不從姑之死忠興益怒不見忠隆
是時圍田邊者二万人天子知藤孝善歌悉得古人
之秘畏其死無傳徴藤孝至闕三成是以不能殺之
而田邊為賊有忠興羞焉至清洲諸将謀所伐忠興
曰攻岐阜致大垣兵諸将從之敗大垣兵抜岐阜忠
興又敗薩兵于洲股從敗三成関原降亀山取福智
山殺小野木公知〻〻攻田邊困藤孝者也三成誅
以前後功封豊前三十八万石於是立忠利為嗣逐
二子忠隆有閤二子後為阪将被捕殺十五年藤孝
卒明年忠興自左中将拜参義從三位十九年忠利
城江都還至駿府聞有阪兵見請從軍復如江都上
復命忠興加藤忠廣田中忠政等侍薩兵過而後出
兵三矦是以不逮事元和元年如二條神祖曰我謂
参議先至果然以衆未至居藤堂高虎之陣高虎少
退忠興自傍撃克之忠興受道学于藤肅善歌習孰
武藝諸猿舞歌謡茶具刀劍之類有鑒識達其妙業
之皆咸取法五年致仕忠利立寛永三年從朝京師
拜左少将偶因蝗出書画珎寳貴于京師代稲麥蕎
菽親賦諸民京兆尹異之令商賈乗急賎取有罪因

以得自救天下号為善憂民大宗為太子時用度常儉忠利外弟齋藤利宗潜言忠利奉金錢前後無算至肥後矦忠廣有罪思忠利日有徳于己于東宮徙肥後食五十五万石遂留其衆養之以八代奉其父国雖大貧過于前然其父恨忠利以貨得大国無所發憤以法多所誅殺十三年部松平忠英森長継有馬直純立花宗茂立花種長木下延俊稲葉一通稲葉紀通城江都耶蘇起忠利父子在江都志水伯耆出兵川尻賊逃益田時貞母居守土賊欲奪之乃徙囚熊本賊亦欲取川尻米時伯耆未出束歛獵戸銃

百銃間有索臨水時貞望見以為衆至引兵逃忠利子曰光利至自江都入天草進圍原明年正月忠利至謂光利曰我撫衆素薄衆不以為恨趋死如歸我老矣悔之靡及子為我礼之補我之過至佐賀兵攻門忠利從海上出敗之後賊棄門去明日入子城放火獲時貞上使ゝ者来労光利時発兵万人舟四百艘逐蛮人光利立九年卒子綱利幼阿矦代决国之事分弟利重田為諸矦明曆災綱利邸燬焚綱利不救出兵西城下備非常已建石城自銅門至蓮池綱利初学北条氏兵法留意政事稍惑嬖臣之言恣酒

色將吏之俸盡取以供其費邸中有菜色相長岡直之至江都爭之甚疾不得已黜嬖臣一聽直之ゝゝ死益縱不如国十二年傾府庫賄有司以護其短造北丸建憲陵章宗時乞骸骨立從子宣紀ゝゝ賢好学德宗時卒子宗孝吶不慧人或欲立其弟重賢不能宗孝立与筑前侯平釋国初時之恨延享四年入賀中秋無故為板倉勝丘見殺上殺勝丘立弟重賢守土侯立孝者忠利弟也忠利從肥後割地侯之其孫有孝憲宗時給于中有孝曾孫興周見今為侯利重立為侯卒子利昌自幼見父用財無度厚斂富国又奢于父宝永中為上除海道砂石利昌節衣食欲復其費歎曰我以是死然不能自止卒子利恭立德宗時其承奉上書訴国之事上難之不問

茂木侯興元者忠興弟也初為峯山城主常為軍鋒有功從徙豊前怨忠興不善遇之亡奔筑前忠興求之不与潜資送京後筑前將後藤政次奔於豊前忠興怒筑前匿興元留不肯行筑前欲攻豊前神祖止之命出政次忠興乃竄逸政次從是二家交相悪興元因京兆尹求見上ゝゝ以其勇堪戰闘置石右封為茂木侯從圍大阪明年佐酒井忠行將其父所部右

退左衛之大捷以功益六千石興元曾孫興英為長門守与肥後平与禅侯結婚筑前使人告絶茂木曰我祖以君之祖之辱于敝邑得罪肥後失我大臣今君改事肥後申以婚姻無一介曾命我是君棄我祖也我不得事君興英無子請大納言姉小路公量子興誠為嗣先卒興誠子興扂代立興扂立子興晴立史臣曰高次執心不渝惜哉從安養之計卒定之功歸于一人高廣父子責善共蹈不祥忠興好事勇於義於親々之道有所不盡忠利愛士恤民国之益盛有故夫興英之不知祖先事有国有家者宜鑒諸

伊藤有馬宗松浦大村五島傳第十三　巻三十八

飫肥侯伊藤祐共者藤氏也維職者以為伊豆押領使稱曰伊藤源頼朝時伊藤祐時補日州地頭從家為其後足利氏賜大和守祐尭領日薩隅之衆特島津澁谷不与為從是与嶋津氏日尋干戈争覇三州雖兵寡不為所弱至父義祐奢侈不恤軍国事為島津所攻走豊後大友義鎮為義祐興兵伐薩不克遂往京師祐共從秀吉敗明智光秀食邑飫田從入九州導秀長軍破島津義弘于日州嶋津氏降以祐共為飫肥侯盡封其故地朝鮮之役斬新察使歸報會

津之役病不能從居飫肥聞三成乱遺書黒田長政井伊直政待所令神祖乃命伐薩祐兵子祐慶雖弱善戦与黒田孝高平岡村取宮崎圍佐土原引兵深入所逢便擊碎拔薩八邑神祖誅三成赦島津義弘高橋元種命祐兵還所取之地祐兵意不應還反者地訴之不聽恚死神祖賜祐慶書褒其功甲寅攻阪乙卯不及戦祐慶子祐久耶蘇時与松平重直戍天草与重直及寺沢堅高薩人造耶蘇籍伊藤厚蓄待徵令不納賄避事雖米塩必循祖先法德宗時飫肥侯名祐之

有馬晴信世居有馬天正中為龍造寺隆信所攻幾亡更北方莫能共患使人于薩〻乃出兵伐殺隆信秀吉入九州晴信降三成時作檄呼晴信會大村善前悔還与語然之引兵而帰是時病目不能出使子直純從熊本侯攻宇土後与長崎平合兵焼蛮船本多正純与力岡本大八潛結晴信学耶蘇欺晴信曰貨執政君所欲可得晴信〻之傾家聽大八市蠻物應其須大八乃与書曰佐賀侯前与賊君近有功不賞上欲割佐賀与君既命有司前是所請咸不得迨得此事大過所望与正純相聞正純恠之白上徵晴

信至則具得其実繋大八于獄大八発晴信陰事以
希免罪日晴信舎人為蠻被奪貨至焼蛮船欲取貨
水中見長崎尹使崑崙奴没水取以歸官謀賊尹大
八具告下司農長安駿府尹光正雜治得奉耶蘇事
囚于都晋賜死是時直純為迩父居駿神祖奪掘忠
俊室妻爲給事于中以故不坐父之事封有馬四万
石直純如有馬知学耶蘇者多恐久之乱作思欲有
所易台僧幡隨化境内明年徙封延岡從阪之軍又
明年発兵戍天草耶蘇起上以直純長于京城従総
督信綱攻賊力戦有功憲宗時直純孫永純有罷比

内諸侯而民若其政相聚不受政令上徙永純厭川
殺罷臣義長五歳餘徙封丸岡卒子壽純立壽純卒
子孝純立

對馬侯義智平氏知盛後也平氏亡知盛子從大宰
少貳匿其家長為右馬允生子四郎始為宗氏寛元
未盡滅阿比留氏有對馬應永二十六年明成祖永
樂十七年宗貞義撃却朝鮮寇嘉吉三年明英宗正
統八年貞義子貞盛遣舟五十艘于朝鮮交易從是
朝鮮年与米豆二万石無對馬符者逐出之永正七
年大將軍義尹使宗義盛子盛弘伐朝鮮軍敗死之

後盛弘弟盛長与朝鮮平義智七世祖也秀吉入九州遣對馬人橘康廣徴聘朝鮮〻〻見其書稱天下歸我握中辞以海風波不肯遣使秀吉疑康廣告国陰事誅之復遣義智及弟柳川調信僧玄蘇朝鮮王見義智責曰日本納我罪人取我竹島所請不可得也義智乃令調信捕朝鮮人亡在對馬者十餘人与朝鮮〻〻殺之令僉知黄元吉從義智来聘大閤悦又以聚小西氏益貴盛拜侍從對馬守賜羽柴氏義智知秀吉欲伐朝鮮往説王訟王通日本于明朝鮮免兵王不信秀吉廼大挙伐朝鮮役之將和行長白遣還所虜二王子与義智与以明朝鮮使来秀吉怒二王子不親来却朝鮮使又益発兵伐朝鮮至甍乃罷三成乱義智与諸侯至赤間関而還知三成惑天下也神祖誅三成行長召義智曰朝鮮舊属国也自大閤暴之絶不来子其風王使貢土物王不可則告于我每年秋熟時遣兵取禾我不損一兵一石朝鮮為墟与其墟之不若全之是在子也我亦不責臣礼朝鮮乂苦明戍兵聞義智之言悦使其臣孫文彧僧松雲来聘上乃命義智置吏于釜山浦以五山徒為宗氏草文書与田代義智〻〻以調信為労与之田

代於是朝鮮復通遣舩二十艘交易甲寅帥兵從伐阪大阪平之年義智卒子義成立初朝鮮与大將軍平不肯聽義智乃改曰日本国王慶長十三年復書稱日本国某元和三年僧崇傳草復書調臣子調興曰日者朝鮮見復書不稱王曰日本未一宜稱王崇傳曰古蝦夷高麗不賜書今稱王通書朝鮮外国皆輕日本知政事正純利勝京兆尹勝重奉行重信等曰崇傳議是上復出問朝者列侯高虎執政直孝列侯忠政等曰正純等議是調興言不從与使者至對馬見僧元芳語朝廷故潜改復書為日本国王寛永

十二年義成与調興有訟調興元芳以偽作復書罷至死然朝鮮不知本朝之事必通書于王不稱王和壊調興元芳知事発當誅偽作復書為国不為身赦死徙北海之上於是命与朝鮮使者議稱大君殿下復書如故本朝復書始達朝鮮執政直孝等賀曰朝鮮以陪臣所以事天子事本朝臣等敢賀初副官調信丞如王城語王曰我為朝鮮労於州王王以為然年々貨之如貨義智至調興敗義成併副官受職之際當得而私之田代没入于官又請以年所得公木之半三百同易米足十二斗救其饑大抵州所用皆

仰朝鮮隨事大小為豊約明暦三年義成卒子義真
並以公木苦悪受職搨成般適朝鮮為加百同後義
真遜位子義倫立三年卒弟義方立義直復典朝鮮
事八年文宗立盡改礼儀義方左右使者適旨復与
田代使比十万石矦賜持長刀徳宗三年卒弟義誠
立義誠卒子義如幼不能臨外国立季弟方熈為矦
歳餘府城燔賜米万石致仕立義如〻〻卒立弟義
蕃国益貧乞貸于上要以朝鮮事
松浦鎮信左大臣源融後也自融玄孫久居松浦秀
吉入九州鎮信父肥前守隆信起松浦壹岐兵衛扼
海路毋何鎮信代父為矦望小西行長次朝鮮之功
不平以行長学耶蘇盡索逐出耶蘇三成乱与大村
矦等至赤間関知三成行長挾詐偽令衆引兵而還
久之子隆信代為肥前守改壹岐守甲寅上憂耶蘇
知鎮信雅素悪之遣隆信長崎道聞其父死還松浦
葬訖如長崎逐出耶蘇毀其室適會阪之事起率軍
會之未至軍罷明年又至安藝而罷隆信以為松浦
遠難會事請上從江都明暦災隆信子篤信六郷政
勝為上作粥給被災民憲宗時為奉朝請給事于中
元禄初乞骸骨立子棟〻与弟昌万石視内諸矦棟

又給事于中遷謁者兼祠曹四年免揀孫有信昌孫
隣令並為侯
大村喜前藤純友後也純友以反誅永延中赦其孫直純居大村子孫居有馬者為有馬氏居大村者為大村氏自元亨後大村氏佐王師終不変節至南朝絶純前者始事足利氏純前無子遂位于有馬義純弟純忠元亀中開長崎与蛮夷互市久之秀吉怒長崎多耶蘇削長崎三成作乱使人召純忠子喜前与松浦侯對馬侯五島侯四侯共會赤間関喜前曰大閤薨令内府代治天下幼主十五歳而後歸政令三成背遺命黙内府背大閤之幼鎮信等然之引兵而歸神祖乃賜喜前書善其守節喜前乃遣兵從加藤清正攻八代後朝廷命大村五島備蛮夷之変耶蘇乱喜前孫純信歸国備外寇蠻船至以兵三千如崎港純信無子以司農伊丹勝長子為嗣名純長々々以好学名捕殺耶蘇九十餘人純長後三世曰純保字子結

五島純玄逸見有義後也盛義者以居宇久為宇久氏撃朝鮮大和守純玄有功定食五島万二千石為氏子盛利從甲寅之軍令侯盛永其七世孫也

史臣曰伊藤氏逼大国而不削弱雖曰象德維賢抑亦岌〻乎宗義智等用大村矦之言而永亨其福不可謂少不若老矣

秋田南部津軽相馬戸澤六郷岩城松前傳第十四

巻三十九

秋田实季安倍貞任後也有庶季應永中乗乱擾秋田鎌倉不能治庶季後曰安東愛季當織豊之方熾屢遣使賀愛季生实季伐會津至山形聞三成反而還神祖以秋田津軽去會津遠召使諸軍盗起不能適獨津軽兵數百人從神祖曰信臣守城四隣援之盗賊何為今重遣使立至然我不欲与不信之人倶不復遣使最上矦誣实季通使三成欲滅秋田而有之上乃与廷臣議知政事忠隣曰实季取由利自然

古敗小野寺綱隆弟咸在関原之戦之前若与三成
豈攻其黨実季不反神祖然之徙食宍戸五万石除
秋田実可十八万石不從津輕以少遣兵也後遣国
人笠間戍為甲寅行從軍明年斬首四十級今年称
病歸国剃髮不請于朝立子俊季為侯以為嗣子時
邑事上盡私賦粟俊季乃假貸致役光陵及它徵令
寛永七年有司言実季所為不道徙諸朝熊以俊季
供徵令無乏不坐実季竟死朝熊俊季後徙三春益
五千石卒于大阪戍所子盛季嚴宗初戍駿府捕得
反者正雪盛季復卒于大阪子輝季憲宗初戍高田

還命視内諸侯初阪之戦丹波荒木高乗欲立功封
故邑從実季戦死実季妻其孤生高宅為卿至貴倨
高宅子曰高村任俠欲勝人章宗命侯莅吉田橋高
村知吏貪不肯受功數毀數作吏恐失期陰見高村
勿復毀其使氣如此迨侯之子就季卒立高村子頼
季高村不得已許之猶曰我異姓也已侯卒頼季立
諸大夫害高村譖諸前夫人囚諸其家又捕荒木氏
之奴殺之奴妻亡往江都具告国陰事下吏治之令
前夫人勿于政与高村宅地豐衣食終身頼季遍養
毋不察邪謀執所生父傳朝久之乃赦享保十五年

事也頼季孫定季今侯也
南部侯利直甲人小笠原光行後也光行從源頼朝平奥封糟矢南部者光行日者所食邑名也洛人買鷹南部見利直父信直曰豊公如神今在小田原君何不遣使自結豊公欲竟平奥無可生者其勢必親先至者信直以為然使人從買鷹者如小田原曰臣族政実以九戸叛為信以津軽叛臣未能制賊足利松王擾黒川臣未能擒臣是以不得詣軍門執役唯明公暴露已久矣臣甚恐秀吉果大悦見使者曰善守我平小田原平便往小田原平信直見秀吉于那須秀吉乃遣兵破降九戸而宥津軽語在其傳明年政実又反神祖与秀次至磐手遣將攻殺政実松王九戸復為南部慶長五年利直已為侯至山形欲伐會津已解去討岩崎白石賊破之歳餘乃平利直治郎江都徳祖遊爲甲寅城高田遂長驅如阪神祖賞之賜二虎以衆未至居後軍〻散毀茨木明年献馬耶軍尋率兵如阪會阪已敗寛永中利直卒子重直立朝江都病道留月餘未白其故上怒久乃解後紅夷至南部盡捕獲嚴宗時重直卒上立其弟重信為後割八戸封季弟直房憲宗時重信繼田登賊補所割

之歟重信老子行信立行信卒子信恳立信恳卒弟
利幹立利幹德宗時卒立兄子信視
八戶侯直房立四年卒子直政著文林集憲宗時給
事于中遷侍中一年免卒立兄子通信〻〻卒子廣
信立
津軽為信南部疏属云或曰文治中鬻金者橋次後
也或曰藤姓大政大臣尚通曾孫也傳曰南部侯信
直令為信与波岡某守津軽為信見伊達南部搆兵
連年相伐逐波岡背南部是時近衛公居津軽悦為
信善事之以女妻之為通使于秀吉復厚事神祖以
為後信直怒將攻會秀吉圍小田原為信兼行至小
田原因神祖見秀吉後信直見秀吉明言始終請誅
為信然秀吉方賞先至者不聽信直立津軽慶長五
年還自山形遣兵詣軍後為信卒長子以事秀頼不
立〻次子信教〻〻娶近衛前久女為夫人早卒伯
耆侯夫人者德祖從弟而所名養也侯卒寡居使信
教尚焉賜極輿馬之飾憲宗時信教孫信政娶增山
氏生二子信壽資德烏山侯以資德者夫人之外甥
請為嗣而侯実有子上聞奪津軽邸傳朝三歲出信
政卒信壽立德宗時老令侯信著者信壽孫也

相馬盛胤千葉常胤後也常胤与次子師常相馬使邑爲其後世有功受奥行方盛胤高祖重胤時失相馬唯有行方父讃岐守顕胤与伊達晴宗相拒死陣中秀吉圖小田原弾正大弼盛胤子義胤往見秀吉与邑江州秀吉薨知天下歸心神祖遣義胤朝江戸會津之役間通使會津受令不敢前會三成叛台之使守宇都宮不至神祖誅三成奪盛胤邑初政宗不得過白河假館相馬義胤將囲殺之水谷三郎兵曰假館于仇讎可謂窮伐之不為信克之不為武且也去其境三里疾馳可建日而假館于我無謀能如此

哉義胤曰善分兵捍衛餉遺及從者於是政宗告之追盛胤与義胤待罪江都上憐復之邑歲餘盛胤卒義胤卒政宗求釋前憾謝曰臣厚懷君之恵然不可以我私結好于祖先之仇甲寅城商田使子利胤如大阪明年亦如之最上滅率兵收酒田大宝寺二城利胤子曰義胤与王父同名以父死代王父為侯初盛胤亦与王父同名義胤無子以土屋忠直子忠胤為後忠胤子昌胤以叔父數直為知政事命比内諸侯給事于中還侍中免修護国寺昌胤老立佐竹義處子叙胤九年老立昌胤子尊胤尊胤復命比内諸

癸徳宗時使修輪王寺
戸沢政盛親王平尾輪後也以居奥戸沢氏爲中世以来事秋田小野寺氏食角館四万石政盛父盛安方秀吉攻北条氏往見之死于小田原遺命弟光盛視軍政既秀吉怒小野寺綱隆不来滅小野寺氏復其将戸澤六郷本堂仕賀保赤尾打越岩屋楯岡等邑後光盛如名屋道死政盛幼未許立之神祖爲言盛安有誠節乃得襲封會津之役至山形欲攻米沢聞神祖南還而去三成死助山形取庄内還收菊小邑有之佐竹氏移秋田以角館与佐竹氏徙政盛于常松岡甲寅守小田原乙卯守江都最上滅自松岡徙新庄子正職憲宗時列内諸矦致仕無子立公族政庸

六郷政壽二階堂行宗後也世居六郷服事小野寺氏〻〻氏亡秀吉復政壽邑會津之役至山形欲攻米澤小野寺綱隆挙兵應會津圍六郷四十餘日三成敗乃去神祖賞其功徙食常府万石化江戸崎後從攻阪山形国除与政壽本庄二万石憲宗時其曽孫政晴給事于中

岩城氏鎮守府将軍平繁盛後也自繁盛孫則道居

岩城秀吉圍小田原岩城常隆詣軍見秀吉歸至鎌倉死佐竹義重以岩城氏絶嗣令叔子貞隆承常隆後如附庸屬佐竹氏〻〻徙秋田貞隆徙亀田食二万石除岩城十二万石從再攻阪後貞隆卒弟宣隆立宣隆曽孫秀隆事徳宗三年卒以仙臺矦吉村弟清隆為嗣

松前矦慶寅者若狹武田氏也信廣者避仇之松前偶會蝦夷為寇諸將覞城自守莫敢撃信廣以為易與如上國城言其說蛎崎氏少与之兵使撃夷大利蛎崎為有能妻子為家督若狹守至慶寅四世民夷懾服慶寅父若狹守秀廣時賈人至者甚多置吏固約束莫專交通于夷又質酋長莫作乱秀吉入會津賜慶寅豊臣氏并民部大輔使率夷攻九戸夷以毒淬矢血縷乃死城中大驚朝鮮之役如名古屋賜誅客商不請是時奥人徙松前者益多遂居松前神祖時賜奥羽北邉衆傳役夫元和中賜慶寅孫公廣採金于山公廣子氏廣嚴宗時卒子高廣幼酋長雀冝亂屢殺捕鷹者及商賈使人往責不受挙兵攻使者

松前相佐藤信綱年七十餘熟于事報上以夷故且言高廣幼不能將得氏廣弟親衛泰廣者大服民夷

上乃使將二千人往泰廣曰南地兵不習險阻恐難用以臣觀之松前兵而足矣若不足調奥羽兵上許之是時信綱兵千餘人与前所遣使者共居久之知夷不和出戰走之會泰廣至追至毛利志通降夷甚多夷亦苦雀罝亂之暴益離叛信綱去志比沙利十餘里壁于魚尾使人志比沙利説降雀罝亂ゝゝ以泰廣兵衆獻重宝降于軍門信綱受其半還其半使来取伏兵斬之雀罝亂已死部分盡誅其黨自事起至成功不損一人信綱之力也泰廣盟諸夷于余醫地歸報高廣乃禁賣兵器与夷高廣子矩廣德宗時卒無子立族人邦廣

史臣曰南部津輕相馬爵在小国之列而土疆至廣自天正之年至關原之戰自古據国縣邑者亡者半存者半而保墳墓者亦不能半也南部存于買人之説秋田衰于不出軍蒭蕘之言夫可忽哉相馬津軽之不還從由國家之不暇也夫猶天正之伊達慶長之島津與蝦夷之衰松前小國能制之

日本政府圖書
大日本帝國圖書印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